

尚論後篇

上海錦章圖書局印行

兩

新建喻嘉言先生著

尚論後篇

上海錦章圖書局印行

尚論後篇序

士之負奇傑之志氣而鬱鬱不得伸於時者一折而之乎他途其窮奇極變更愈於專家此不惟精力過人而亦淡彼則專此昌黎謂淡泊相遭反類情不可收拾可以料庸人不可以例傑士也嘉言喻先生自儒而之禪自禪而之醫讀其自譜小像超曠夷猶令人不可方物然方其握三寸管攻舉子業廟廟經濟銘金石而光史冊皆會計中事僅僅以岐黃名家哉迨副車誤中兩足遭刳撇去功名富貴入於寂滅空虛精心銳氣久鬱而無所逞而

醫宜其神

也夫苟可以寓其巧智自遣牢騷而不必有濟於世者君子寓意而不留意惟醫則輔相天地之道在先生之專精

於此禪寂之間趣仍是真儒之熱腸癡先生新建人而曾寓靖邑邑中之紳士有約畧且生平梗概並稱著有寓意草醫門法律行也余既列於邑之方技據以申之上憲今邑紳之舒族長明公官京師知其已行之書贈炙人口因并梓其未行之書後四卷皆曾經先生親手編次者何身後知已之有人也此固先生半生精力畢萃於此有用之書自是不可磨滅然不過舒氏長明公焉知不湮沒而不傳嗚呼士之著書立說早有見地而或傳或不傳又或好惡毀譽紛紜莫定知已豈易言哉時

乾隆五年歲次丙辰履端月

賜進士出身

敕授文林郎和靖安縣事古黎王端子莊氏謹撰

尚論後篇總目

卷一

尚論春三月溫證大意

溫證上篇附辨法

溫證中篇附辨法

溫證下篇附辨法

附辨兩感溫證

卷二

合論各篇附辨

真中各篇附辨

小兒附篇附辨治法三例

會講附篇附辨

問答附篇附辨

卷三

太陽傷風諸方附辨

太陽傷寒方附辨

太陽兩傷方附辨

卷四

太陽陽明合方附辨

陽明少陽合方附辨

三陰及各證方附辨共得一百九方除重通合三卷

附

尚論後篇卷一

南昌喻昌嘉言甫著 黎川陳守誠伯常重梓

尚論春三月溫證大意

仲景書詳於治傷寒略於治溫以法度模糊出於治傷寒中耳後人未解義例故春溫一證漫無成法可師而況觸冒寒邪之病少感發溫氣之病多寒病之傷人什之二溫病之傷人什之七古今缺典莫此為大昌特會內經之旨以暢發仲景不宣之奧然僭竊無似矣厥旨維何內經云冬傷於寒春必病溫此一大例也又云冬不藏精春必病溫此一大例也既冬傷於寒又冬不藏精至春月同時病發此一大例也舉此三例以論溫證而詳其治然後與三陽三陰之例先後同符蓋冬傷於寒邪藏肌膚即邪中三陽之謂也冬不藏精邪入陰臟即邪中三陰之謂也陽分之邪淺而易療陰分之邪深而難愈所以病溫之人有發表三五次而外證不除者攻裡三五次而內證不除者源遠流長少減復劇以為在表也又似在裡也又似在表用溫熱則陰立亡用寒涼則熱隨絕凡傷寒之種種危候溫證皆得有之亦以正虛邪盛不能勝其任耳至於熱證尤為十中八九緣真陰為熱邪久耗無以制亢陽而燎原不熄也以故病溫之人邪退而陰氣猶存一線者方可得生然多骨瘦皮乾澤枯肉燥經年善調始復未病之體質緣醫者於此一證茫然不識病之所在用藥不當邪無從解留連輾轉莫必其命昌之目擊心傷者久之茲特出手眼以印正先人之法則祈以永登斯人於壽域後有作者諒必不以為狂誕也

溫證上篇

謹將冬傷於寒春必病溫定為一大例

冬傷於寒藏於肌膚感春月之溫氣而始發肌膚者陽明胃經之所主也陽明經中久鬱之熱一旦發出而外達於太陽有暑惡寒而即發熱者有大熱而全不惡寒者有表未除而裡已先實者有邪久住太陽一經者有從陽明而外達於太陽者有從太陽復傳陽明不傳他經者有自三陰傳入胃腑者有從太陽循經徧傳三陰如冬月傷寒之例者大率太陽陽明二經是邪所蟠據之地在太陽則寒傷營之證十不一見在陽明則謔語發癰衄血畜血發黃脾約等熱證每每兼見而凡發表不退熱之法適以增溫病之困阨耳況於治太陽經之證其法度不與冬月相同

蓋春月風傷衛之證或有之而傷寒營之證則無矣且由陽明而達太陽者多不盡由太陽而陽明少陽也似此則溫證之分經用法比之傷寒大有不同而世方屈指云某日某經某日傳經已盡究竟於受病之經不能摸索以求良治所謂一言而引眾盲相將入火坑也寬哉生命古今誠莫控制矣 按溫熱病亦有先見表證而後傳裡者蓋溫熱自內達外熱鬱腠理不得外洩遂復還裡而成可攻之證非如傷寒從表而始也 傷寒從表而始故誤攻而生變者多溫證未必從表始故攻之亦不為大變然鬱熱必從外泄為易誤攻而引邪深入終非法也 按溫熱病表證間見而裡病為多故少有不渴者法當以治裡為主而解肌兼之亦有治裡而表自解者其間有誤攻裡而致害者乃春夏暴寒所中之疫證邪純在表未入於裡故也不可與溫熱病同論

一 太陽病發熱而渴不惡寒者為溫病源 昌按溫者春令之氣也冬夏秋雖有氣溫之日不如春令之正且久也不惡寒三字內有奧義蓋時令至春則為厥陰風木主事而與太陽之寒水不相涉矣故經雖從太陽而證則從春令而不惡寒也 再按溫病或有新中風寒者或有衣氣虛不禁風寒者衛虛則惡風營虛則惡寒又不可因是遂指為非溫病也然即有之亦必微而不甚除太陽一經則必無之矣

二 形作似傷寒其脈不弦緊而弱難辨弱者必渴被火者必譫語弱者發熱所以脈浮解之當汗出愈源 風性弱緩故脈亦弱弱者發熱即內經諸弱發熱之義也脈既浮當以汗解之使汗出而愈取解肌不取發汗之意 按溫熱病原無風傷衛寒傷營之例原無取於桂枝麻黃二方也表藥中即敗毒散參蘇飲等方亦止可用於春氣未熱之時若過時而發之溫病暑病尚嫌藥性之帶溫況於桂麻之辛熱乎然仲景不言桂麻為不可用者有二說焉一者以別出桂麻則三陰絕無表藥也一者以桂麻用之不當在冬月已屢發戒春月更無可替也後之紛紛訾議桂麻之熱者未嘗計及於冬不藏精之治耳惟知春夏有不得不不用也誰知仲景方法之神哉

三 脈浮熱甚反受之此為實實以虛治因火而動必咽燥吐血源 脈浮熱甚邪氣勝也邪氣勝則實反受之是實

以虛治也血隨火炎而妄逆在所必至矣咽燥者火勢上逼枯涸之應耳若是少陰見證當不止此一端故不入冬

不藏精一例

四 病如桂枝證似乎頭不痛項不强則太陽無外入寸脈微浮則邪自內出胸中痞硬塞膈氣上衝咽喉不得息者

胸中有寒也當吐之宜瓜蒂散病人有寒復發汗者胃中冷必吐蛇涎昌按仲景不曰病似中風證而曰病如桂枝證者恐後人誤以治溫一例混入太陽中風之例而滋擾故更換其名也吐法多用乾薑湯此用瓜蒂散者取其吐頑痰而快膈湧風涎而逐水也有痰而誤發汗徒亡津液胃中空虛蛇失所養故悸逆而上出也

五病人手足厥冷必涉脈乍緊者邪結在胸中非厥也心中滿而煩飢不能食者病在胸中當煩吐之宜瓜蒂散源

按此證乃痰邪自內而作即四證類傷寒之痰證者也仲景云病人身大熱反欲得近衣者熱者皮膚寒在骨髓也源

六病在陽熱結應以汗解之反以冷水噴之其熱被却不得去彌更益煩肉上粟起意欲飲水反不渴者熱邪所制服文蛤散利水若不瘥者與五苓散寒實結胸無熱證者枳實與三物小陷胸湯白散亦可服源重者寒

按病在陽則不兼陰可知正合第一例也

七病人臟無他病源時發熱或自汗出而不愈者此胃氣不和也先其時發熱發汗則愈宜桂枝湯主之

八病常自汗出源此為營氣和營氣和者外不證以衛氣不共營氣和諧故爾以營行脈中衛行脈外復發其汗

營衛和則愈宜桂枝湯源按臟無他病但衛氣不和亦陽病而陰不病之例也再按春溫之證由肌肉而外達於皮膚則太陽膀胱經之邪傳自陽明胃經與冬月外受之風寒始先使中太陽而傷其營衛者迥乎不同故此但言衛氣不與營和其無太過可知也既衛不與營和常用麻黃乃但用桂枝者可見溫證中發汗之法皆用解肌蓋

久鬱之邪一解肌則自散若太汗而重傷津液及變起矣此先聖用法之大關也

九病人脈數數為熱當消穀引食而反吐者此以發汗令陽氣微膈氣虛脈乃數也數為客熱不能消穀以胃中虛

冷故吐也源昌按發汗而令陽微證之甚也陽微則胃中虛冷而脈反數者不過客熱之微溫其胃而客熱不留

斯脈不數矣再按此但言胃中之陽微與不藏精之真陽微弱者不同

十病人煩熱發汗出則解又如瘧狀日晡所發熱者屬陽明也脈實者源宜下之脈浮虛者源宜發汗下之宜承氣

湯若汗之宜桂枝湯源

十一 微數之脈慎不可灸。因火為邪，則為煩逆。追虛逐實，血散脈中。火氣雖微，內攻有力。焦骨傷筋，血難復也。源

昌按此一條垂戒，雖在溫證項下。然不顯為溫證而設。所以不言證而但言脈也。脈見微數，則是陰虛而陽熾，重以

火，力追逐其血，有筋骨焦傷已耳。奈世之灼艾者，不識亦辨脈之微數否耶？其為陰虛火勝之人，漫用灸法者，何耶？

十二 病人耳聾無聞者，以重發汗虛故也。源 此與傷寒耳聾為少陽邪盛者迥異，並見溫證禁過汗也。

十三 病人不大便五六日，繞臍痛，煩躁發作有時者，此有燥屎，故使大便硬也。源

十四 病人小便不利，大便乍難乍易，時有微熱，喘冒不能臥者，有燥屎也。宜大承氣湯。源

十五 大下後六七日不大便，煩不解，腹滿痛者，此有燥屎也。宜大承氣湯。源 昌按仲景治溫證，凡用表法皆用桂

枝湯，以示微發於不發之意也。凡用下法皆用大承氣湯，以示急下無所疑之意也。不知者鮮不以為表在所輕而

裡在所重，殊大不然。蓋表裡無可軒輊，所以然者，祇慮熱邪久據陽明，胃中津液先傷，故當汗而惟恐過於汗，反重

傷其津液。當下而惟恐不急於下，以亟存其津液也。

十六 本發汗而復下之，此為逆也。若先發汗，治不為逆。本先下之，而反汗之，此為逆也。若先下之，治不為逆。源 觀

此則溫證比傷寒太陽經之變證為差減，而汗下之次第亦為不同矣。

十七 凡病若發汗，若吐，若下，若亡津液，陰陽和者，必自愈。源 觀此則病溫之人，素無內傷，及不藏精之類者，為易

愈也。

春溫上篇諸方 傷寒論共三百九十七法，前四卷已 載明三百六十七法，茲篇得三法。

解肌法 桂枝湯 桂枝加葛根湯 升麻葛根湯 葛根柴胡湯 葛根黃連黃芩湯

附人參敗毒散 參蘇飲 海藏大羌活湯 芍藥甘草附子湯 脈細身倦 者方可服

解肌後身疼痛，脈沉者，桂枝加芍藥人參新加湯

解肌後汗出過多，二下者，以導安者，桂枝芍藥湯

臍下悸欲作奔豚者 茯苓桂枝甘草大棗湯

解肌後煩渴脈洪大者 白虎加人參湯

解肌後腹脹滿者 厚朴生薑人參湯

解肌後不惡寒但惡熱者 調胃承氣湯

解肌後惡熱無下證者 知母石膏湯

解肌後脈微數小使不利微熱煩渴者 五苓散

解肌後胃乾煩不得眠欲飲水少少與之

吐法

瓜蒂散 梔豉湯傷寒內著 煩論

清熱諸方

白虎湯 白虎加人參湯 白虎加蒼朮湯 白虎加桂枝湯 玄參升麻湯 升麻梔子湯

竹葉石膏湯 竹葉湯

和解諸方

小柴胡湯 小柴胡加桂枝湯 小柴胡去半夏加人參瓜蒌湯 小柴胡去人參加五味子湯

小柴胡加芒硝湯

疎風諸方

荆芥散 獨活湯 金匱風引湯 續命湯減麻黃附子

分利諸方

五苓散脈浮而大是表裏人發渴小便赤者當下用此 猪苓湯汗多者不可與陽明脈浮發熱渴欲飲水小便不利者與之 天水散 辰砂天水散分利兼壯蠱

澤瀉散治腰以下有水氣

開結諸方

三物小陷胸湯 三物白散

下法

大承氣湯 調胃承氣湯 大柴胡湯 脈浮大是表其人心下痞却當下若煩渴燥熱小便赤色嘔而不止心下微煩者俱當下解

下後脈促胸滿 桂枝去芍藥湯

若微寒 去芍藥加附子湯

誤以丸藥下之身熱不去微煩 梔子乾薑湯 溫以散其表

下後利不止脈促表未解喘而汗出者 葛根黃連黃芩湯 以散其表

下後身熱不去心中結痛未欲解者 梔子豉湯

下後心煩腹痛臥起不安者 梔子厚朴湯 以散其邪

下後心中懊憹而煩有燥屎者 大承氣湯 以散其邪

下後寸脈沉而遲手足厥逆下利脈不至咽喉不利吐膿血渴利不止為難治 麻黃升麻湯 以散其邪

下後傷血脈澀 葶藶苦酒湯 取其壯陰大汗使陽氣散又下使陰氣散其人血病急寒不可止息 葶藶梔子湯 取其壯陰

酸苦湧泄以助陰

解毒諸方

黃連解毒湯 黃連湯 黃連瀉心湯 黃連龍骨湯 黃連犀角湯 黃連橘皮湯 黃連阿膠湯 黑膏

養血生津

酸棗仁湯 芍藥甘草湯 阿膠散 大青龍湯 炙甘草湯 五味子湯

補中

黃芪建中湯 小建中湯 理中湯 溫中湯 治中湯

涼血滋陰

犀角地黃湯

搐鼻出水

瓜蒂散

刺鼻出血

乾栗幹弱葉

溫證中篇

謹將冬不藏精春必病溫分為一大例

人身至冬月陰氣潛藏於至陰之中內經教人於此時若伏若匿若已有得重藏精也若伏者若抱離養蟄不違食息也若匿者若遁迹隱避不露蹤跡也若已有得者韜光匿彩絕無欲望也此何如鄭重耶故謂冬不藏精春必病溫見病所由來為一定之理必然之事其辭甚決蓋以精動則關開而氣泄冬月關開氣泄則寒風得入之矣關屢開氣屢泄則寒風屢入之矣而腎主閉藏者因是認賊作子而賊亦無門可出猶甚相安及至春月地氣上升肝木用事肝主疎泄木主風於是吸引腎邪勃勃內動而劫其家寶矣然邪入既深不能遽出但覺憤懣無奈其發熱也全在骨髓之間自覺極熱而捫之反不烙手任行表散汗出而邪不出徒傷津液以取危困其候比之冬傷於寒一例則倍重矣按冬不藏精之例乃內經之例非仲景之例也非仲景之例言之未免為悞然觀仲景之論溫證第一條始不勝慶幸而仲景已起發其端昌可言之無罪矣其曰發汗已身灼熱者名曰風溫風溫為病脈陰陽俱浮自汗出身重多眠睡鼻息必鼾語言難出若被下者小便不利直視失溲若被火者微發黃色劇如驚癇狀時瘳瘳若火重之一逆尚引日再逆促命期此一段至理千古若明若昧未經剖晰全不思既名溫病即是時行外感何又汗之下之火之俱為逆耶蓋熱邪久蓄少陰腎中精水既為素傷重加汗下火劫陰之法乃為逆耳其自汗出身重多眠睡鼻息鼾語言難者一皆少陰之本證也膀胱為腎之府故少陰證具若被下則膀胱之陰亦傷而直視失溲者腎精不上榮腎氣欲外奪也若被火劫則陰愈虧而邪愈無制甚則如驚癇狀而時為瘳瘳也一逆再逆言汗下火之誤可一不可二非汗而又下而又汗之為再誤也由此觀之冬不藏精之溫證顯然昭著矣昌之比例以分

利直視失溲於此言之者謂腎以膀胱為府素不藏精之人誤下則膀胱益虧以故小便不利直視失溲其變亦倍重於膀胱也況於風邪內臟津液乾燥大便雖通之未必通徒令膀胱受累而小便自遺試觀好色之人多成癰淋有類推矣今之醫者亦講於誤下而絕膀胱之化源立取危困之理耶再按發汗已身灼熱者名曰風溫此語將冬不藏精之溫證形容殆盡蓋凡外感之邪發汗已則身熱自退乃風溫之證發汗已身始灼熱者明明是先熱在骨髓發汗已然後透出肌表也至於風溫二字取義更微與內經勞風之義頗同勞風者勞其腎而生風也然則冬不藏精之人詎非勞其腎而風先內臟故變一發汗即帶出自汗身重多眠鼻鼾語難諸多腎經之證設不發則諸證尚隱伏不盡透出也夫腎中之風邪內臟而以外感汗下及火攻之法治之寧不促其亡耶後人不知風溫為何病反謂溫證之外更有風溫濕溫溫毒溫疫四證觀其言曰重感於風變為風溫則是外受之邪與身重鼻鼾多眠少語之故絕不相涉可知是夢中說夢也尚論及此聊以自憐耳客有難昌者曰內經論冬傷於寒寒毒藏於肌膚感春月之溫氣始發故名曰溫病未嘗言寒毒感藏於骨髓今謂冬不藏精者寒邪藏於骨髓或未盡然耶昌應之曰此正內經之言非余之臆說也黃帝問溫瘧舍於何臟岐伯曰溫瘧得之冬中於風寒氣藏於骨髓之中至春則陽氣大發邪氣不能自出因遇大暑腦髓騰肌肉消腠理發泄或有所用力邪氣與汗皆出此病藏於腎其氣先從內出之於外也如是者陰虛而陽盛則熱矣衰則邪氣復反入入則陽虛虛則寒矣故先熱而後寒名曰溫瘧由是觀之溫瘧且然而況於溫病乎客始唯唯昌按熱邪久伏腎中其證與第一例自不相同其發熱也皆從骨內鬱然而出皮間未熱而耳輪上下已先熱矣始發之時多兼微寒不似第一例之全不惡寒以少陰居北方寒水之位也及至大熱灼肌多不惡溫不似第一例之大溫以熱邪初動而陰精尚足持之也其後則不惡寒而惡溫與第一例之證渾無別矣然雖無別究竟表裡不同標本互異始先用藥深入腎中領邪外出則重者輕而輕者即愈矣奈何其義隱而不彰即以叔和之明未嘗抽引其緒為後人旁通一線昌何人斯顧敢恣譚無忌然而遠萬三十餘載驅逐睡魔晝夜不敢倒身因是亘悟一班即取仲景少陰傷寒之例推演為治溫之例未嘗以己意混入一字也引例如左

一少陰病始得之反發熱脈沉者麻黃附子細辛湯主之源昌按脈沉病在裡也而表反發熱則邪雖在表而其

法奈何後人全不知用。明明見脈沉身重。嗜臥倦語之證。即知蒸風溫。又如為冬不藏精。尚且漫用三陽經之表藥。屢表不應。十中不能活一。復誘之傷寒。偏死腎虛人。是則是矣。但不如果行溫經散邪。而人死耶。抑未行溫經散邪。而人死也。噫。寒者之託顯明。真是操刀之凶人。寧但為艾蘭之童子已哉。

(二) 少陰病。得之二三日。麻黃附子甘草湯。微發汗。以二三日無裡證。故微發汗也。源 昌按麻黃主散邪。附子主溫經。二者皆大力之藥也。前證發熱。脈沉。則表裡俱急。惟恐二物不勝其任。更加細辛之辛溫。取其為少陰引經之藥。而又有辛散之能。以協贊二物。共建奇功也。此云無裡證。并非無脈沉嗜臥等證。俱無也。但無吐利燥煩。嘔渴之證耳。似此則表裡俱不見其急。而麻黃附子二物。尚恐其力之太過。故不用細辛以助之。而反用甘草以和之也。謹并製方之意。嘔心相告。凡治冬不藏精之溫證。始發二三日間。請決擇於斯二方焉。

(三) 病發熱。頭疼。脈反沉。若不瘥。身體疼痛。當救其裡。宜四逆湯。源 昌按此段文義。可以得仲景治冬不藏精之真旨。病發熱。頭疼。證見於表矣。而脈反沉。則病又在裡矣。兩有可疑也。既發熱。頭疼。勢必先治其表。若不瘥。則治表無益矣。凡治表者。皆治其陽也。陰病治陽。宜惟無益。將見陰中之真陽。因之外越。而身體反加疼痛。一團陰寒。用事矣。此所以當用四逆湯。而急回其在經之陽也。再按若不瘥。三字甚活。蓋發熱。頭疼。表之原不為誤。但一切三陽經表藥。俱不對證。惟麻黃附子細辛湯。與麻黃附子甘草湯。二方。始為少陰經對證之表藥。而又不敗必人之能用。所以不說誤表。而但說若不瘥。正見表藥中。原有瘥法也。

(四) 少陰病。脈沉細而數。其病在裡。不可發汗。源 按脈細而數。裡熱也。發汗。則虛其表。且亡其津液。內熱愈熾。少陰病。脈微不可發汗。亡陽故也。陽已虛。尺脈弱。溼者。復不可下之。源 昌按前段云。脈沉細數。則為熱。此云脈微。則為虛熱。而發汗。則陰易亡。虛而發汗。則陽易亡。故兩戒之也。然則脈不微數者。一概禁汗。不為懲噎廢食耶。況於不藏精之證。邪發之初。未必即見微數之脈。惟可用麻黃附子二方。而不知用。則至脈微且數。則汗下溫三法。皆未可行。而陰絕陽離。有立而待斃耳。

(五) 少陰病。欲而下利。譫語者。被火氣刺故也。小便必難。以強責少陰汗也。源 昌按少陰少血。強責其汗。是利奪其血也。小便難者。源先竭也。再按少陰病。強汗則小便必難。誤下則小便不利。直視失溲。可見腎以膀胱為府。臟病

而府未有不病。臟傷則府先告絕也。傷寒證中云：直視譫語，循衣撮空，小便不利者，其人可治。則是少陰之臟氣絕與不絕，全於小便之利與不利。窺其中藏，孰謂別彼之下泉，非回枯澤槁之善物哉。

七 少陰病，脈緊至七八日，自下利，脈暴微，手足反溫，脈緊反去者，為欲解也。雖煩下利，必自愈。源 昌按：邪在陰者，多自利。自利則邪氣凜，正氣而脫者多矣。其後必脈緊數，而四肢逆冷。今脈緊去而但微，則陰邪已散，手足溫則真陽未傷。雖有心煩下利之危急，而可直決為必愈。蓋陰陽不相乖亂，則別無免法也。然非腎氣素旺，受邪原輕者，不易得之數矣。再按此與邪在陽，脈數而熱得汗而脈和，身涼數去，為欲愈之意同。然陽病輕而從汗解，則易；陰病重而從利解，則難。所以仲景於陽邪內陷下利不止之證，惟用逆流挽舟之法。掣裡邪還之於表，則利不治而自止也。此段見陰邪從陰分解，原屬順便，但少陰臟氣，堪為主人送出客邪，尚恢乎有餘地，則善也。而不藏精者，日為床褥作主人，安望重關設險，以待暴客乎。

八 少陰病，八九日，一身手足盡熱者，以熱在膀胱，必使血也。源 按：膀胱為腎之府，腎邪傳膀胱，則裡熱達表，故一身手足盡熱也。太陽多血為熱所亂，則血出於二便。然比之少陰少血，誤動其血而從口鼻耳目出者，則天淵矣。再按熱邪雖從使血而解，經年調理陰氣難復。况既開使血一竅，漫無止期，何如一身手足方熱之頃，預識勢所必至，而亟圖之於早耶。奪勝脫熱，用桂枝大黃入四苓散。

九 少陰病，欲吐不吐，心煩但欲寐，五六日自利而渴者，虛故引水自救。口燥舌乾，證具小便色反白者，下焦虛有寒也。勿誤為熱，以致誤。源 此一段因仲景原文難解，昌會其意而言之也。按冬不藏精之證，此一段最耳。仲景早已欲人辨識之矣。

十 病人脈陰陽俱緊，反汗出者，亡也。無陽也。無陽以為此屬少陰，法當咽痛而復吐利。源 按冬不藏精之證，此一段更耳。少陰為水臟，吐利者陰盛而水無制也。

春溫中篇諸方十二法

溫經散邪一法

麻黃附子細辛湯

麻黃附子甘草湯前已識曉

溫經一法

附子湯 治得病一二日。口中和背惡寒者。治身體痛。手足寒骨節痛。脈沉者。附子溫經散寒。人參補氣回陽。芍藥收陰。茯苓及朮。制水燠土。

急溫一法

四逆湯 治寒邪深入於裡者。治膈上有寒飲。乾嘔者。陰邪深入。則微陽必遽。理沒陰邪上干。則微陽必致飛騰。故宜急溫。恐少遲則不及也。急溫則無取於回護矣。然以甘草為君。以乾薑附子為臣。正長駕遠馭。俾不至於犯上無等。無回護中之回護也。

通陽一法

白通湯 治陰寒下利。蔥白為君。乾薑附子為臣。以在經之陰極盛。格拒其陽於外而不納。故取用於蔥白。以通陽氣。而使陰氣自斂。見明曰消之義也。

白通加豬胆汁湯 治下利脈微及厥逆無脈。乾嘔煩者。呼吸存亡之際。恐陽藥不能直達。故加人尿豬胆汁之。陰以為引導。厥湯脈暴出者。死。微續者生。

通脈四逆湯 治下利清穀。裡虛外熱。手足厥逆。脈微欲絕。身反不惡寒。其人面色赤。或腹痛。或乾嘔。咽痛。或利上。脈不出者。即前四逆湯。而倍乾薑。加芍白也。不惡寒。面色赤而外熱者。加蔥白。以通陽氣。腹中痛者。真陰不足。去葱。加芍藥。嘔者。加生薑。咽痛者。去芍藥。少加桔梗。利止脈不出者。陽氣未復。去桔梗。加人參。

溫胃一法

吳茱萸湯 治吐利。手足厥冷。煩燥欲死者。

桃花湯 治二三日。至四五日。腹痛。小便不利。下利不止。便膿血者。胃虛寒。不能制水。而下焦滑脫。故用乾薑粳米之辛甘。以佐赤石脂也。

灼艾助陽一法

一二日。口中和背惡寒者。即宜服附子湯。并用灸法以助陽。吐利。手足不逆冷者。不死。脈不至者。灸少陰七

壯下利脈微濕嘔而汗出數更衣反少者陽虛而氣下墜血少而動芤芤也且又項門之百會穴以升舉其陽也

溫經鎮水一法

真武湯 治腹痛小便不利四肢沉重疼痛自下利者或咳或小便利或嘔者真武北方司水之神也陰邪熾盛水泉泛溢得真武則可以鎮攝而安其位也

和陰一法

黃連阿膠湯 治心煩不寐者少陰本欲寐反心煩不寐熱甚而裏不和也黃連除熱難子黃阿膠少佐芍藥以和血而生不足之真陰也

急下一法

大承氣湯 治二三日口燥咽乾者二三日病始發便有腎水枯竭之象不急下將何救耶 治自利清水色純青心下痛口乾燥者腎中之邪搏水而變青熱之極也心下痛者水氣上逆也水氣上逆而口反乾燥則枯涸有芒至矣故當急下 治六七日腹脹不大便者腹脹不大便胃實可知水臌受病加以土實則水必竭故當急下

清解一法

四逆散 治四肢微逆或欬或悸或小便不利或腹中痛或泄利下重者四肢微冷則熱未深故用柴胡解之枳實泄之甘草和之而最要加芍藥以收其陰也欬者加五味子乾薑并主下利悸者加桂枝小便不利者加茯苓腹中痛者加附子泄利下重者加薤白煮汁煎散

分利一法

猪苓散 治下利不止欬而嘔渴心煩不得眠者取其水穀分則利自止利止則嘔渴心煩不待治而自愈然不藏精而勝脫之氣不化者又在所禁

清咽一法

甘草湯 桔梗湯 半夏湯 治風挾痰熱者

苦酒湯 治咽中生瘡語聲不出者

溫證下篇

謹將冬傷於寒又兼冬不藏精者月同時病發定為一大例

昌按冬既傷於寒冬又不藏精至春月兩邪同發則冬傷於寒者陽分受邪太陽膀胱經主之冬不藏精者陰分受邪少陰腎經主之與兩感傷寒證中一日太陽受之即與少陰俱病則頭痛口乾煩滿而渴之例纖毫不差但傷寒證自外入內轉入轉深故三日傳偏六經溫證自內達外既從太陽之戶牖而出勢不能傳偏他經表裡只在此二經者為恒也若更挾外邪從太陽少陰經中二日傳陽明太陰三日傳少陽厥陰則臟腑之邪交熾不俟六日即死矣蓋太陽少陰邪發之日正已先傷外邪復入正氣又傷即與再傳無異臟腑之氣幾何決無所供三傳之理也但既是溫證表裡橫發重復感受外邪者十中無一所以溫證兩感之例原有可生之理昌治金鑑一則先以麻黃附子細辛湯汗之次以附子湯心湯下之兩劑而愈可見仲景法度森森具列在人之善用也今人見熱煩枯燥之證而不敢用附子者惡其以熱助熱也孰知不藏精之人腎中陽氣不藏精液不得上升故枯燥外見纔用附子助陽則陰氣上交於陽位如釜底加火則釜中之氣水上騰而潤澤有立至者仲景方中輒用附子一枚今人一錢亦不敢用總由其識之未充耳昌亦非偏重溫也以少陰經之汗下與他經不同如治金鑑先以溫法及汗法一藥同用次以溫法及下法一藥同用而收功反掌蓋舍二法別無他法也設汗藥中可不用溫下藥中可不用溫是與治傷寒陽邪之法全無差等矣昌之分溫證為三例者道本自然其不以牽強穿鑿取後世之抗議也明矣 再按冬傷於寒又不藏精者月病發全似半表半裡之證乃以半表半裡藥用之病不除而反增所異者何此證乃太陽少陰互為標本與少陽之半表半裡絕不相涉也然隨經用藥箇中之妙難以言傳蓋兩經俱病從太陽汗之則動少陰之血從少陰溫之則助太陽之邪仲景且謂其兩感於寒者必不免於死况經粗工之手尚有活命之理耶所云治有先後發表攻裡本自不同此十二字秘訣乃兩感傳心之要即治溫萬全之規聖言煌煌學者能參透此關其治兩感之溫證十全八九矣